

吴礼权◆著

语、言策略秀  
说从书

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：形象传神的策略  
整中见纪律，平衡悦耳目：形式美创造的策略

谢朝华于已披，启夕秀于未振：新巧夺人的策略

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：婉约蕴藉的策略

歌咏之不足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：强化语意的策略

插科打诨，妙成文章：幽默诙谐的策略



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

妙语生花

吴礼权◆著



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妙语生花:语言策略秀/吴礼权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2.9

(2002.11重印)

(今日说话丛书)

ISBN 7-80646-442-5

I. 妙… II. 吴… III. 语言艺术 IV. H0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0821 号

责任编辑：林爱莲

封面设计：周艳梅

插 图：王 俭

---

妙语生花——语言策略秀

吴礼权 著

---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n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68,000

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,101—9,200 册

---

ISBN 7-80646-442-5/H·105

定价：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9178575

## →吴礼权

1964年生，安徽安庆人。文学博士。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中国修辞学会理事、华东修辞学会副秘书长、上海市语文学会秘书长。迄今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。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中国笔记小说史》、《中国言情小说史》、《中国修辞哲学史》、《中国语言哲学史》、《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》等五部学术专著。在大陆各大出版社出版了《修辞心理学》、《阐释修辞论》等五部学术专著。合作出版了《中国修辞学通史·当代卷》、《公关语言学》等六部专著。其中两部学术专著分别被台湾、大陆权威出版社相互引进再版。学术论著先后获国家级奖二项，省部级奖一项，专业类全国最高奖一项。





总

序

话

说

说

话

# 总序： 话说说话

易中天

说话，好像是人人都会的。

是人就会说话，就该说话。动物不会说，它们只会“叫”。会叫当然也不容易，因为还有连叫都不会的。会叫也不简单，因为叫声能传达信息，说明问题，表示态度，比如“狼来了”或“我要你”之类。尤其在遭遇天敌或发情求偶时，禽兽们是叫得很欢的。某老和尚曾有诗云：“春叫猫儿猫叫春，听它越叫越精神。老僧也有猫儿意，不敢人前叫一声。”会叫，能叫，敢叫，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嗓门大叫，是不是很幸福？

会说话，就更幸福了。

会说话怎么就幸福呢？因为你可以表达单凭叫声不足以表达的意思和情感。比如“试问闲情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，表达得何等准确、细腻？倘若不会说话，大约也就只能哼哼，那多没劲？甚至你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。朱德庸的《醋溜 CITY》中有这么一段：某男向某女求爱，问“我能不能上你的床？”女怒。该男便改口说：“我能不能明天早上从你床上下来？”这就有趣多了。但如

果是猫儿，便只能持之以恒地叫个没完：我要！我要！我要！

这份幸福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获得的。据《圣经》上说，上帝偏心眼儿，把这份幸福给了人。他只让人会说话，还让人给万物起名字。也就是说，他赋予人“命名权”。所以，信上帝的西方人，便认为说话是人的“天赋人权”。你可以不同意某个人的意见，但你不能不准他说话。相反，当这个人说话的权利被剥夺时，你还应该起而捍卫之。故西哲有云：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，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。

不过，据说偏心眼的上帝也很小心眼儿。他听说人要修一座通天塔，从地面一直通向天堂，便暗地里做了手脚，让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话。这下子，语言不通，彼此无法交流，人心也就涣散，通天塔的建成，自然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。

说话，真是何等重要！

其实，就算没有上帝这个小动作，说话也是必须学习和研究的。因为一个人光会说话还不行，还必须说得清，说得对，说得准确，说得漂亮。这就要学习，要研究，而说话也就成了一门学问，叫“语言学”。具体地说，又有语音学、语法学、词汇学、修辞学、方言学等等。方言学是研究不同地域人如何说话的。不过，研究外国人说话就不叫“方言学”了（刚开始时也管外语叫方言），得叫“外国语言文学”。

不同国别的人说话不一样。也不光是语音不一样，语法、词汇、语感，都不相同。在欧洲好些语种里，名词是有性别的。这在东方人看来，就匪夷所思。比如“背心”，在德语中是女性的，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。这就可笑。莫非背心这玩艺，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，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？还有，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，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，岂非意味着





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？倒是温柔浪漫体贴得很！同样，老外看咱们，也觉得很麻烦。又是伯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，七大姑八大姨的，搞那么复杂干什么？一个 aunt 不就都打发了？哈！他不知道，即便伯母、舅妈、婶娘，在咱们这儿，还分着亲伯母、堂伯母、表伯母，亲舅妈、堂舅妈、表舅妈，亲婶娘、堂婶娘、表婶娘呢！如果加上干亲，则还有干伯母、干舅妈、干婶娘。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！

即便同为一国人，说话也仍有许多名堂。比如男女之间谈情说爱，说法就不一样。男人多半会说“我爱你”，女人则喜欢说“我恨你”；男人多半会说“你真好”，女人则喜欢说“你真坏”（故时谚有云：“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”）。某国发生一起“约会强奸案”，女方指控男方的证据，便是她事前已说过了“NO”。该男极为委屈地在法庭上嘟哝说：“NO, NO！法官大人，您知道，她们从来就是说 NO 的！”

古人和今人说话也不一样。古人说话之乎者也的，今人就不这么说了。如果饭店里的服务生一上来也和《镜花缘》里君子国的酒保一样，开口便问：“要酒一壶乎？要菜一碟乎？”准得吓你一跳。在赵丽蓉和巩汉林合演的那个小品《如此包装》中，巩汉林和他手下的那些小姐们一见面就扬手耸肩，又是“嗨”又是“嗯哼”，不也把老太太吓了一跳？

再有就是关系和身分了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写晴雯和宝玉使小性子拌嘴，袭人忍气吞声来劝，说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儿，原是我们的不是”。谁知反倒惹起晴雯醋意，冷笑几声说：“我倒不知道，‘你们’是谁？……明公正道的，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哪里就称起‘我们’来了！”原来袭人虽然和晴雯一样，都是丫鬟，但袭人和宝玉“那个”过了。

有了“关系”，便忘了“身分”，结果生生挨了晴雯一顿抢白。

最后是艺术性。自打人学会了说话，慢慢的就有了说得好说得不好、说得俏皮说得不俏皮、说得漂亮说得不漂亮之别。也就是说，说话便成了一门艺术。一个钢琴家到一个小城市去开独奏音乐会，演出那天观众寥寥。这个钢琴家便走到台前一鞠躬说：“我发现你们这个城市的人都很有钱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张票。”这是不是很艺术？

说话当然还与道德有关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道德，他得到的评价通常就会是“太不像话”。所谓“太不像话”，也不一定就是说话粗鄙下流，或吹牛撒谎、狂妄自大、信口开河，也包括种种不道德的行为，比如偷鸡摸狗、欺上瞒下、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等等。但道德不道德，要说成“像话不像话”，可见那“话”有多重要。

说话，是不是有很多名堂？

有名堂，就要思考、琢磨、研究、议论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。

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这套书，因为我们都不想“不像话”。



# 引言

志有之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；不言，谁知其志？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。

古

这是两千多年前大圣人孔子的名言，见载于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晋文公时代，郑国侵入小国陈。当时，晋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（大概相当于今天的“世界警察”美国，春秋时代先后逞强的“春秋五霸”大抵多是这个角色），晋国就出来干预，向郑国问罪，说你郑国怎么可以这样干，以大欺小。这是对的，既是霸主就应该主持国际正义。郑国虽也是当时的大国，但只能算是二流国家，如果外交上通不过晋国这一关，给个合理的说法给晋国，那么势必会受到晋国的干预，那么郑国自己就有危险了。好在当时郑国名卿子产是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，对此事巧妙地回答了晋国的质问，使郑国免于晋国的讨伐，没有在当时的国际上受到孤立。孔子针对此事，就说了上述这段话。这段话的意思，如果用现代大白话来说，大致是：你有想法（或曰思想、意愿、志向），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，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。你说，谁知道你的想法见解呢？但是，说得没有文采，表达得不好，则不能流传开去，不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。晋国为霸主，郑国侵入陈国，如果不是郑国子产对



晋国的质问有巧妙的回答，那么郑国这事就有麻烦了。孔子说这段话是有感而发，目的在于强调重视表达策略，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圆满地表达出来，力图企及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重要性。其中的“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”，成为千古名言，成为后世强调语言表达策略，讲求达意传情适切性的理论根据。

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强调重视语言表达策略的重要性，还特别重视躬行实践。据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，孔子教学生分为四科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其中言语科的宰我、子贡二人就是以善于语言表达见长。如子贡（即端木赐），跟孔子学习结业后（那时不会有毕业不毕业，也不会颁发什么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之类，孔子办的是私学，就是当时有这种花样，我想孔子是个务实的人，也不会讲究这一套虚的），曾先后在国外——鲁国和自己的祖国卫国做官，常常出使各国，外交风采相当有名，历史上有一种说法，说他常常与诸侯“分庭抗礼”。曾经有一次，鲁国有危险，子贡游说吴国、齐国等国家，说服了吴王出兵伐齐救鲁，可谓是“一人之辩强于百万之师”。不仅如此，子贡还是个很有成就的商业家（虽然他就学于孔子时孔子没有给他开设经济学课程，更未曾读过什么MBA之类的劳什子），曾在鲁国与曹国间倒腾物品（那时没有国有企业，不可能是官倒），发了大财，历史上说他“富至千金”（这在当时可不得了，如果当时也有诸如今天美国《财富》杂志之类，子贡肯定名列国际巨富榜）。子贡能“富至千金”，也能说明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做生意要会吆喝，这是粗活，用今天时尚语言叫做长于“营销策略”，这就要能说会道，说服别人买你的东西。可见，子贡确实是有语言天才，是善于运用语言表达策略的才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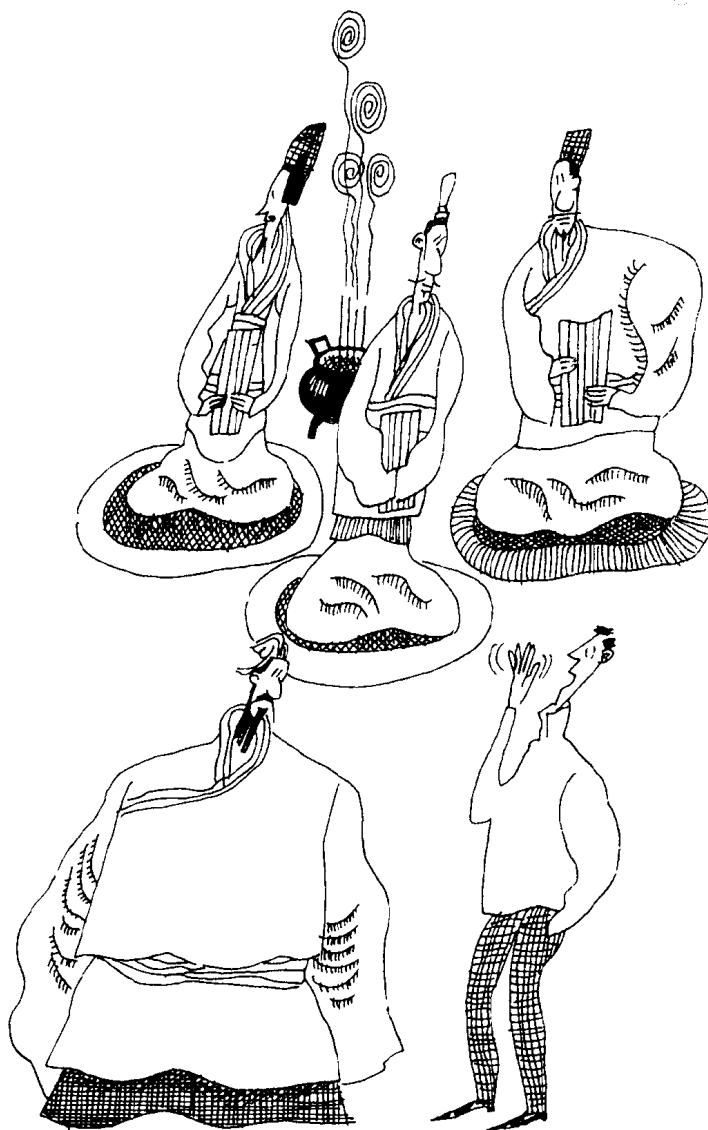
孔子不仅强调了语言表达策略的重要意义，而且还培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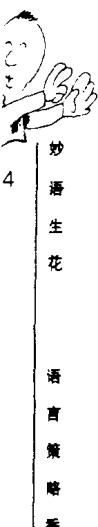
3

引

言



孔子教学生分为四科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其中言语科的宰我、子贡二人就是以善于语言表达见长。



出了诸如子贡这样杰出的语言人才，所以使后世贤哲更加深了对重视语言表达策略重要性的认识。所以，到了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此就特别强调，还提出了一个口号，叫做“辞不可不修，说不可不善”（《说苑·善说》）。并举历史事实论证自己的观点说：

夫辞者，人之所以自通也。主父偃曰：“人而无辞，安所用之。”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，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慚，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，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。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，安国全性者也。故辞不可不修，说不可不善。

这段话的意思，用今天的白话来说，大致是：语言文辞是人用以传情达意的工具。主父偃（西汉武帝时任中大夫，汉武帝实行有名的“推恩令”使诸侯势力封地越来越小，近至名存实亡，对维护西汉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稳定及发展强盛，功绩甚巨，此一政策即是采自主父偃的政治学说）说：“人如果没有（好的）语言文辞能力，怎么用他呢？”以前子产（春秋时代郑国大夫，善言辞，注重听取人民意见，有政绩名望）讲究语言表达策略令大国的晋大夫赵武（即赵文子，亦称赵孟，后执掌晋国朝政）深为敬重；王孙满对于楚庄王的非分之想明言警告使楚庄王惭愧而退兵（王孙满为周大夫，因为春秋时代周公礼法崩坏，诸侯犯上作乱，不把周王放在眼里，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楚庄王，于公元前606年率兵北上攻陆浑之戎，陈兵于周王朝京都洛邑之郊向周王朝中央政府耀武示威。王孙满遂奉周定王之命到楚兵营劳军。楚庄王狼子野心毕



露,就问王孙满周王朝祖庙鼎之尺寸规模。王孙满心知其有觊觎周王朝中央政权之意,于是就严辞警告说:“周德虽衰,天命未改,鼎之轻重,未可问也。”楚庄王惭愧而退兵);苏秦(战国时代纵横家,他最初主张“连横”,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,秦惠王未接受他的意见,他便转向“合纵”,曾挂六国相印,联合六国攻打秦国)推行其“合纵”之说联合抗秦,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等六国得以安宁;蒯通(西汉初年著名谋士。陈涉起兵反秦后,陈涉部将武臣攻取赵地,蒯通游说范阳令徐公归降,使武臣不战而得赵地三十余城。后来,又游说韩信取齐地,并以相面为借口,劝韩信背刘邦而自立为帝)因为善于陈述其见解而屡次使性命得以保全。语言是用以尊君重身,安定国家,保全性命的重要工具。所以,说话不能不讲究表达策略,说话不能不努力企及好的表达效果。

刘向认为“辞不可不修,说不可不善”是关乎“安国全性”的大问题。对照一下历史,仔细想想,刘向的说法确实不算夸大其辞。“安国”(安定国家)方面,例子很多。如宋人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记唐太宗事,有这样一段文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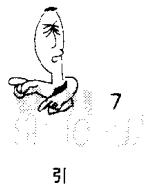
上尝罢朝,怒曰:“会须杀此田舍翁!”后问谁。上曰:“魏徵每廷辱我!”后退具朝服,立于庭。上惊问其故。后曰:“妾闻主明臣直,今魏徵直,由陛下之明故也。妾敢不贺!”上乃悦。

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皇帝之一,他所创造的“贞观之治”业绩世所共知,并为历代人们所津津乐道。其实,熟悉历史的人也会知道,唐太宗这一丰功伟绩的取得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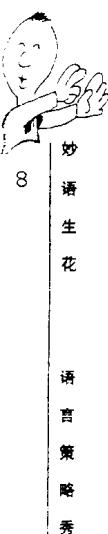
际上与他有很多贤臣辅佐是密不可分的。在这些贤臣中，尤以魏徵最为有名。唐太宗即位之初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贞观三年为秘书监，参预朝政。后一度任侍中，封郑国公。一生曾先后向唐太宗忠言直谏二百余事，以犯颜直谏而闻名。曾上太宗《十思疏》，太宗以之为座右铭。太宗是个明君，常常能够深察魏徵的忠心，所以能听得进他的直谏，也十分倚重他。魏徵死后，太宗十分悲伤，认为失去“人鉴”。虽然唐太宗是明君，但有时也会受不了魏徵的直谏。上述文字记载就说明“唐太宗与魏徵之间，原本并非一般所想象的如鱼得水，相契无间”<sup>①</sup>，矛盾也会时有发生。一次魏徵又犯颜直谏，搞得太宗很尴尬。太宗很生气，罢朝回到后宫还余怒未消，忍不住大骂：“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杀了！”长孙皇后一听太宗说出这番狠话，知道肯定有大臣惹他生气了。就问他：“是谁敢惹皇上生气？把皇上气成这样？”太宗说：“还有谁？不就是那个魏徵！他每次都要在朝廷之上令我难堪！”长孙皇后没说什么，忙退下换了一套礼服立于后庭。太宗觉得奇怪，便问她何故要换这身行头。长孙皇后说：“我听说皇上英明，大臣就忠直。现在魏徵忠直，这是因为皇上您英明开明的缘故。我怎么敢不向您表示祝贺呢？”太宗一听，转怒为喜，觉得有理。可见，唐太宗能听得进魏徵的忠言直谏，也是有个过程的，其中长孙皇后这个贤内助的功劳不可小估。我们都应该承认，凡是人都有自尊，有虚荣心，喜欢听顺耳话、好话和恭维话，不喜欢听逆耳的批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皇帝也是人，而且因为他是天下至尊，听惯了恭维话，所以一般更难以听进逆耳之言。魏徵忠

<sup>①</sup> 沈 谦：《修辞学》第 138 页，台湾空中大学 1996 年印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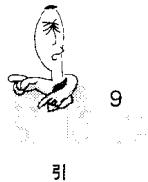
心耿直,但他不注意表达策略,所以常常惹得唐太宗生气。这次太宗气生大了,要杀他了。幸亏长孙皇后贤明,又注意表达策略的运用,她没有直言说:“皇上,魏徵直言,虽然让您面子上过不去,但他是一片忠心,您不能杀这样的忠臣。”而是选择了折绕的表达策略(后文有专门论述),说魏徵的直话直说的行为是因为皇上的英明开明所致,有英明开明的皇上才可能有犯颜直谏的大臣。长孙皇后是通过夸赞太宗的方法而把自己的意思婉转的表达出来,让太宗情感情绪上比较愉快,所以能听进意见,最后能容忍魏徵的直谏行为。如果长孙皇后没有采用有效的表达策略,就不能保住魏徵的性命,最起码是不能让太宗能够继续听进魏徵的忠言直谏,大家都对太宗说恭维话,都去拍马逢迎,那么,岂有唐太宗的英明,岂有“贞观之治”的奇迹?所以,长孙皇后的上述一番话,由于表达策略运用得好,确实产生了“安国”的巨大效果。类似的例子,历史上很多。如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所记左师触鬪说服赵太后让太子长安君出质于齐,齐国出兵相助得以解除秦兵压境、赵国面临灭亡命运的史实,是大家都熟知的。赵国最终能解除国家危机,靠的也是左师劝谏赵太后采取了有效的表达策略。如果犯颜直谏,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,国家肯定要出现危机甚至灭亡的。可见,说话尤其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劝谏帝王,选择恰当有效的表达策略是多么重要,说它关乎“安国”的大问题,一点也不夸张。

表达策略的选择运用,关乎“全性”(保全性命)问题,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突出的。如《韩诗外传》记春秋时代晏子谏齐景公事,就很典型:



齐有得罪于景公者，景公大怒。缚置之殿下，召左右肢解之，敢谏者诛。晏子左手持头，右手磨刀，仰而问曰：“古者明王圣主，其肢解人，不审从何肢解始也？”景公离席曰：“纵之，罪在寡人！”

帝王之尊，不可冒犯。可是却偏偏有人敢得罪齐景公，这人真是不知死活。你一老百姓，干吗要得罪国君呢？这就怪不得齐景公要大怒了。所以，景公把他绑到殿下，令左右用肢解的酷刑来杀他。景公怕大臣劝谏，所以就有言在先，谁敢劝谏，替那可恨的兔崽子求情，就连他一起杀。这下子谁也不敢劝谏了。景公名臣晏子觉得景公这样干不妥当，但又不能直说。所以他就顺水推舟，自己亲自动手替景公行刑。他一手按住那人的头，一手磨刀，俨然很愤怒的样子。拉好行刑的架势后，他故意仰头问景公说：“古代明王圣主，他们肢解罪人，不知道先从哪里下刀？”景公一听晏子这话，立即离座说：“把他放了，这是我的错！”晏子就问了景公那么简单的一句，不仅救了那行将被肢解的人，而且还让景公自己离座认错。那么，晏子何以有如此本事呢？这就是晏子在“顶风”劝谏时运用了一个有效的表达策略——折绕，迂回曲折地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，让景公自己思而得之：肢解臣民只有昏君暴君才做得出，如果自己要做被千古唾骂的昏君暴君，就肢解那个得罪自己的人，并杀了劝谏的大臣。如果想做明王圣主，就不应该这么干。景公是个相当开明、头脑清醒的君王，所以他很快也就破译了晏子这话的弦外之音，放了那个“罪民”，同时向晏子认错。如果晏子当时不是用折绕的策略来表情达意，而是直话直说：“只有昏君暴君才用肢解酷刑，您不能用这种酷刑



对付臣民。如果您这样做，就会成为被千古唾骂的昏君暴君。”那么，不但救不了那个行将被肢解的人，而且连自己的小命也要搭上。由此可见，注意表达策略的重要性，好的表达策略的运用确实能有“全性”（保全生命）的重大意义。

注意表达策略，选择比较有效的措辞，不仅可以取得诸如上述“安国”、“全性”的特殊效果，有时还会因为表达策略运用得好，话说得好听而改变表达者的前途命运，为自己开辟一个全新的人生境界。比方说，宋人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一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曹衍，衡阳人。太平兴国初，石熙载尚书出守长沙，以衍所著《野史》缴荐之，因得召对。袖诗三十章上进，首篇乃《鹭鸶》、《贫女》两绝句，盖托意也。……《贫女》云：“自恨无媒出嫁迟，老来方始遇佳期。满头白发为新妇，笑杀豪家年少儿。”太宗大喜，召试学士院，除东宫洗马，监泌阳酒税。

北宋时代的曹衍，衡阳人，本也是饱学之士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未能仕进，所以一直郁郁不得志。幸亏他有一位好友石熙载官至尚书，对他颇是推重。石熙载出任长沙太守时，以曹衍所著的《野史》向宋太宗赵光义推荐，引起宋太宗兴趣，因而召见曹衍，让他应对。曹衍晋见宋太宗时带了三十首诗进献皇上，首篇是《鹭鸶》、《贫女》两首绝句，都是托物言志之作。其中《贫女》诗说：“自恨无媒出嫁迟，老来方始遇佳期。满头白发为新妇，笑杀豪家年少儿。”太宗读了大喜，于是在学士院召见并考试曹衍，认为他确实有才，遂授予他东宫洗马（东宫